

明 蒼 文 史 資 料

第二十五輯



旺 苍 文 史 资 料

(第 25 辑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四川省旺苍县委员会编

编 委 会

主 任：何万隆

副 主 任：穆新民 胡泽满 康荣贤

委 员：李永明 王普照 何光贵

余全忠 叶富明 王 勇

封面设计：穆新民

封面题字：张宽生

篆 刻：周阳秋

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

准 印 号：川广内字 [2008] 86 号

委印单位：政协旺苍县委员会

承印单位：旺苍中学印刷厂

开 本：1/32

印刷数量：700 册

印刷时间：2008 年 12 月

邮 编：628200

电 话：(0839) 4202706

目 录

红色记忆

- 我与将军交谈的回忆 辜文科 (1)
- 旺苍红军歌谣集粹 黄立诗 (9)
- 旺苍红军石刻标语 程久兴 (33)

改革征程

- 旺苍县万亩果草畜生态农业示范园建设和发展纪实
..... 何光贵 (42)
- 四川省东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纪实 赵 文 (61)
- 旺苍农村改革拾零 何学元 (69)
- 英萃三十年变迁记略 孙思绪 周永智 (85)

5 · 12 纪实

- 大灾面前 我们挺直脊梁 赵 文 向仕新 (104)
- 米仓山下抗震情 李永明 柏汉华 (113)
- 地震感怀 (二首) 何社元 (122)
- 诗二首 张学贵 (125)
- 诗二首 杨永乾 (126)
- 父亲 李宏宇 (127)
- 5 · 12 地震波及旺苍有感 杨铸鼎 (129)
- 一起的我们 杨金鹏 (130)
- 大爱如天 王 踊 (131)
- 地震无情人有情 张联通 (133)

往事追怀

- 黄翔考察鼓城山略记 杜荣昌 (136)
- 程振声、张光本旺苍考察纪行 黄立诗 (142)

吴阶平副委员长旺苍行 胡兴荣 (150)

凤凰跑车失而复得 周福昌 (154)

人物春秋

缅怀王孟坚 杨永乾 (159)

片羽霞彩 杨万福 索怀玉 (165)

一个从死亡线上活过来的人 唐登华 史怀万 (174)

民俗文化

姓氏探源 答家林 (185)

旧时旺苍行规、行俗 喻文华 周永智 (197)

旺苍民俗 赵 文 (207)

流金岁月

简顾旺苍劳动就业 马正安 (210)

旺苍土改工作的回忆 杨 超 (220)

1981 年英萃区抗洪救灾回顾	杜荣昌 (22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史海钩沉

古九龙场琐史	张霖昌, (237)
史话尖场子	季文荣 季剑南 (255)
古木门场觅踪	何修志 (269)

案例选编

惊天爆炸案后的贪梦与罪恶	刘 莉 (273)
抓捕“短枪帮”	王 超 (288)

红色记忆

我与将军交谈的回忆

辜文科

1984年4月初，我有幸参加了春、秋两届“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”简称“广交会”。临行前，我到处打听旺苍籍在广州工作或生活的家乡人，经查阅资料，广州军区有两位将军，一位叫赵月光，军区参谋长（旺苍教场坝人，今龙凤乡），另一位叫杨挺，军区政委（旺苍普济人），我认真记下了两位首长的名字和地址。想在参会期间，利用空闲，去拜访他们。世上就有那么巧合的事，我住在省军区招待所，负责该所工作的领导正好是位四川老乡，他姓卢，是广州军区团政委（四川蓬安人）四十来岁，一接触他，讲的满口四川话，我便大起胆子向卢政委询问军区有没有一位叫赵月光的人？卢政委说：“哎呀！他是我们的老首长，是你们四川旺苍人”。我急忙答话“这次来广州参加交易会，很想见一见老首长”。

卢政委从我表情上一眼看出我期盼的眼神，也十分理

解远到而来此时的心情，稍停片刻，政委说“这样吧，今天所里还要研究几个事情，明天上午你进馆谈业务，下午三点我来接你去”。

第二天，我随四川代表团上午进馆与客商洽谈业务，因为语言不通，馆内配备了很多翻译人员，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都有，解决了语言中的障碍。下午三点，我带上在旺苍买的一些土特产与卢政委一道乘小车前去拜访首长，在车上，我暗地为自己祈祷，保佑我一切都顺利。当车行至广州军区大门时，被两位站岗的小战士拦住了车，用地道的四川话：“请出示证件。”卢政委打开车窗向他俩解释说：“这位同志（指我）是首长的家乡人，特地来看望老首长。”两战士一听说我也是四川人，露出了微笑说：“那你们把车开进去”。在车里，我低声问政委，怎么站岗的也是四川兵，老卢说：“每年收新兵，老首长就是要招收四川兵，四川人勇敢，不怕吃苦。”啊！原来是这样。

不一会儿，车在将军门前停下，下车后一看，一座两楼一底的房子，政委把我带进会客厅，让我先坐下，便径直外出请将军去了，我环顾一周，客厅再简单不过了，一对双人沙发，一支四人沙发，一个茶几，没有一样豪华的摆设，显得十分大方、朴素，一点也看不出这就是一位将军的会客厅。这时政委同一位神采奕奕，穿着十分朴实，面带笑容，头发微白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。我急忙上前握手，并说：“首长

好”！他用标准的旺苍话说：“请坐、请坐”。乡音未改听起来十分亲切。随后，他马上叫出一位姑娘（姓王、四川蓬安人）端来茶水和水果，卢政委不时向首长介绍：“老辜同志也是旺苍人，来广州参加广交会，专程叫我把他带来见一见首长”，老人说：“那好，老乡见老乡，感情不一样，这么远来广州不容易，一路辛苦了”。我说：“不辛苦”。突然老人不客气的批评了政委：“老卢，家乡人来我这里耍，提前打个电话，准备一下，你看什么都没有，真不好意思”。我忙说：“老首长，幸好得到卢政委帮忙、见到您老人家，我感到非常高兴，我还生怕您不会接待我。”老人笑着说：“不能那样讲，只要我在家，决不会那样做，见了家乡人，心情格外不同，乡亲乡音听起来就觉得亲切。”听到老人这般话，心情放松了，也就无拘无束了。

大家高兴地谈论着家乡变化，气氛非常祥和，这时，便把随身带来的土特产双手交给老人，我说：“老首长，因为乘坐飞机不便带很多东西，只给您带来一些土特产品，不成敬意。”这时，我发现老人有点不高兴的样子，他说：“以前，我就讲过，不管是那个来，包括县上领导到广州，顺便到我这儿耍一耍，摆谈一下家乡的变化，我就满足了，在别人眼里，知道广州还住着一位旺苍人，用不着非要买东西来，你不买东西，我就不接待吗？况且广州啥都有卖的”。我马上说：“首长，这可是旺苍产的家乡味，我知道广州有，而且您也不

缺什么，但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如果我拿都拿来了，您不收下，就是瞧不起我这个家乡人。”老人笑了：“好好，收下，我再说一次，以后别这样”。我说，听您的，下不为例。

老人心情愉快地说：我几次回老家，县上领导对我非常热情周到，吃住安排在县上的招待所，回教场坝用车接送，说实话自己感到很温暖，象回到家一样。哎！很遗憾，我没有为家乡人民办过实事，而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对我这个老兵十分关心，真有点不好意思”。尔后，他又问到旺苍失散红军的情况，我说：有哇，象何占齐、何其元这两位我比较清楚，而且还是我们下属企业的职工。1939年，何占齐伤好后，没找到部队而回了旺苍，结了婚。何其元同志到延安，一支腿截肢，在陕西与一女同志结婚后，1951年回到旺苍。这两位因腿不好，都安排缝纫工作。1976年我们社教工作队进驻嘉川场镇，我负责服装厂的社教工作，同年5月1日，何占齐同志从广播里听到，参加“五一”节招待会的有各军兵种负责人，他听到有朱良才同志他马上告诉我，说在红军队伍里，我和何其元都在朱良才手下，要去北京找他。没过几天，他向我请了假，乘坐去北京的列车，到北京后何占齐东找西问，总算找到中央军委，是朱良才的秘书接待他，老何把参加红军、后来在老家生活情况详细汇了报，秘书叫他先回去，等首长回来再给答复。何占齐回到旺苍嘉川，大约又过了七、八天，从北京寄来了一封信，是朱良才同志用

毛笔写给何占齐的，内容是这样：何占齐同志你所反映的情况，经过我多次回忆，确有此事，你现在生活有困难，可找下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解决。落款：朱良才。老何同我拿上朱良才的亲笔信去了县人武部，后经人武部和民政局研究，对何占齐、何其元二同志确认失散红军，按当时规定，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补助 50 元，何其元同志因截肢，比何占齐多 10 元。

老人接着说：“你说的那两位，当地处理得可以嘛，我这个人是不幸中的万幸，虽然吃了不少苦，能坚持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能活下来，真不容易，今年 60 多岁了（指 1984 年）我现在身体还好，只要能走动，还是多想回去看一看”。接着说：旺苍变化真的太大了，有的地方不是别人介绍，差点认不出来了，成片的楼房，街道整洁，人多了，做生意的人多了，经济也就活跃了。他又问我，“这些都是本地人吗？我说，有本地的，也有外县、外省来旺苍做小生意的，农村进城干活的也多”。老人说：“那好嘛，改革开放了，农民种上庄稼，进城打工挣点活钱对家里也是一个补助，如果邓小平不提出土地承包，还靠集体出工，记工分分粮那一套，我看还是富不起来。进城想干活也不容易，还得老老实实把地种好”。我说：那是，那是，所以农民很拥护这个政策，吃饭问题解决了，生产积极性提高了，农民的农副产品弄到城里卖，能挣得活钱。

这时，老人又讲起一件事来。他说：农村现在变化也大，农民有吃有穿，身上还有点钱，想干点事业。1979年，我有个亲弟弟在教场老家务农，写信叫我在广州为他买一台既能打米，又能磨面的两用机器。我想，他想富起来是件好事，想方设法为他买了一台，办托运，好不容易运到家，你就好好搞嘛，一来解决自家吃米吃面，也可以为附近农民打米打面，适当收一点电费和机器消磨费，慢慢来，两全齐美，那知，等我1982年回老家一看，机器成了一堆废铁，我说他不是个干事业的人，很生气，送上门的事都干不好。

平静后，老人对我说：“旺苍出煤我知道，山又高又大，有很多茂密森林，在本地就能找到上百种中药材是个优势，土特产也不少啊，象天麻、杜仲、木耳、核桃、黄花、香菇等，为啥不由当地供销部门组织收购，运到广州这个地方来卖，开个‘窗口’，始终把眼光盯在旺苍那不行，想发展没出路”。我说：“你说的这些土特产旺苍都有，但路远运价高，而且还要租门面，花费不少，有点不划算。”老人马上理直气壮地给我说：“我省军区有的是门面，深圳还有，我不收房租，为你们无偿提供还不行？你回去给你们县上领导讲一下，还有一些小食，旺苍有，广州很少。我举个例子：有一天，我上街很想去吃一碗元宵，旺苍叫汤圆，还要排队，我不能搞特殊，等我排拢后，老板说，老同志，对不起卖完了，白白在那里站了那么长时间，自认倒霉。旺苍人走不出来，只会“坐井

观天”，看到簸箕大的天，这句话都不该说。你别认为做小生意，卖小吃被人瞧不起，广州这么大，流动人口多，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人都有，口味不一样，我知道好多省的人喜欢四川名小吃，我在广州几十年，也常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也爱品尝，有的小食店你去一问，别人不是四川口音，我就想家乡人在广州开小食店，也能赚好多钱”。我说：“那是肯定的，只不过旺苍人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，总觉得‘远走不如近爬坡’，怕出门做生意搞亏了得不偿失”。老人说：“不说了，还是胆子小思想还没解放，旧观念不行了”。

老人最后询问旺苍轻工业发展情况，哪些属于轻工业。我介绍说：轻工业一般都与人民日常生产、生活紧密联系的，比如，有服装业、帽鞋业、纺织业、陶瓷业、白铁制品、五金、铸造、农业机具。我这次参加广交会主要是根据省外外贸、县外贸局要求：生产一种体育器材——哑铃。老人连声说：“那好，那好，如成功了，你们为旺苍人民争了光，我这个家乡人也感到骄傲”。

我看时间不早了，站起身来同这位将军握手，并祝老人多保重，健康长寿，以后有机会再来广州看望。这会儿去外面等公交车回招待所，老人不高兴地说：在我这里怎么还去乘公交车？他马上打了一个电话，很快来了一位穿军装的同志，站得挺直向首长行了一个军礼：“首长，有什么事？”“你把车开来，送我的家乡人回军区招待所”。并拿出十元

钱叫驾驶员开个收据。上了车，我向这位将军招手致意，在车上，我问这位驾驶员，怎么他还拿十元钱？这位同志说，我为首长接送了好几位家乡来看望他的人，每次他都要付车费，首长不搞特殊。我深深感到将军的风度和为人。

1984年4月21日，当听说我将要离开广州返川时，老人同小王冒雨乘坐小车来到招待所，赵参谋长说：老辜，干脆过了“五一”节走。我忙说：首长，我出来已十多天了，感谢您的关心，回去后我会把您的意见和想法转告范县长（范子均）。小王姑娘站一旁说：辜叔，祝您一路顺风，您多保重身体。我问她习不习惯广州的生活，小王说，还可以，赵伯伯对我很好，还准备把我的户口“农转非”找一个好工作。我说：你一定照顾好首长，我们都是家乡人，他健康长寿，也是我们作晚辈的福份。小王说：辜叔请您一定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的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每当我想起同老将军的交谈，那段美好的记忆便浮现在眼前。

（辜文科，男，原二轻局退休干部。）

旺苍红军歌谣集粹

黄立诗

旺苍红军歌谣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旺苍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最早、撤离最晚、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地区，也是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西线歼敌的主要战场。旺苍城还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期的首府，根据地大本营及红军部队是从这里起步长征的。红军在旺苍两年又4个月的时间里，红军将士和广大人民群众，前赴后继，不怕牺牲，与敌人浴血奋战，写下了光辉的革命历史，也产生了丰富的红军歌谣。

当时旺苍流行的红军歌谣，有的是从根据地其他地区传来的，从“传来”的形式中填进了适应本地情况的新词；有的是利用流行于旺苍的民歌、民谣的传统曲调，填上革命的新词；有的是红军战士或民间歌手创作的。经过军民众口传唱，在当时起到了强烈的宣传鼓动的作用。

70多个春秋流逝，旺苍人民还经常唱起当年的红军歌谣。这里仅从流传于旺苍的180多首红军歌谣中选出“歌